

「這段歷史的起點在香港，但可能很多香港市民都不知道。」為了重現二戰期間在中國東極島海域發生的「里斯本丸」事件，紀錄片《里斯本丸沉沒》導演、製片人方勵和團隊輾轉多國，查找不同視角的歷史紀錄，並通過150餘位親歷者及後代的講述，終於把這段歷史搬上大銀幕。繼9月初在內地上映後，電影《里斯本丸沉沒》9月28日宣布，代表中國內地報名競逐奧斯卡「最佳國際影片」。

「電影裏的很多歷史事件、人物故事和史料數據都與香港有關，我覺得會讓香港觀眾產生很大的共鳴。」方勵在接受大公報專訪時透露，目前有跟香港方面發行機構接洽，香港觀眾最晚將在明年4月香港國際電影節期間看到這部電影。

大公報記者 向芸



方勵採訪「里斯本丸」沉船事件倖存者丹尼斯·莫利(左)。

### 料不遲於明年4月在港上映

10年前，方勵到東極島為電影勘景，無意中從漁民處得知「里斯本丸」沉船的故事。受好奇心及職業本能的驅使，方勵決定尋找這艘船。

2016年，方勵帶隊在東極島周邊海域進行搜尋，一連數天一無所獲，後來將搜尋範圍往外擴展了400公里，終於搜到一艘大型沉船。第二年，方勵帶著更多設備前往東極島，經過聲吶成像與歷史圖紙的精細比對，確認那就是「里斯本丸」。

### 「我想把這段歷史「搶救」下來」

「有一天，我們準備撤離時正是黃昏，海上很安靜，我突然想到腳下30多米的地方，有828個遠離故土的年輕生命被埋葬，幾乎被全世界遺忘了。」「他們是誰？發生了什麼？」方勵聽說當年參與救人的漁民和倖存老兵都只剩一位（後來再尋訪到另一位倖存者），都是90多歲高齡。「我就想去把這段歷史「搶救」下來，希望找到答案，也希望更多人看見這段歷史。」

最初方勵只是打算做電視紀錄片或者新聞資料片，但2018年第一次去英國群訪後就改變了想法，「情感濃度特別大，那些故事太有衝擊力、太讓人心碎了。」於是他換了設備和攝影師，重新按照電影標準拍攝。

在這部電影裏，方勵扮演了兩個角色。首先是「尋訪者」，帶著大家去搜尋沉船、尋訪親歷者和見證人、搜集資料。之後，方勵開始「往後退」，成為「傾聽者」，「沒有表態、評論，只是傾聽。」因此，他在訪談時不用台本、也不預設問題，「只是走進他們的家庭和情感，去跟他們共情、同頻。」通過艱辛的「打撈」，那段殘酷而蒼白的歷史，在影片中還原為一個鮮活的故事：第一批逃出來的戰俘，用犧牲換來其他戰友生的希望；卡斯伯森上尉在混亂中，組織大家有序撤離；船沉時，求

生無望的戰俘唱起《蒂珀雷里在遠方》(It'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)；理乍得被俘後寫信將媽媽託付給只有5歲的弟弟；羅恩·布魯克斯和母親在父親遇難3年後，才收到他被俘期間寄出的最後一封信；中國漁民「像一道光」，向戰俘伸出救援之手；日軍上島搜捕時，中國漁民藏起伊文斯等3人，並輾轉送到重慶……

除對盟軍倖存者、中國漁民及其後人的採訪外，方勵還盡辦法尋訪到相關的日方和美方後人，最大程度地客觀還原歷史：美軍潛艇機械師加菲爾德得知自己擊沉的船上押解的是盟軍戰俘後，患上了戰後創傷應激障礙。多年後他專門飛到英國參加倖存戰俘聚會，痛哭著向大家致歉。

### 「所有人都是戰爭的犧牲品」

而「里斯本丸」船長經田茂的後人則絲毫不了解父親的故事，只知道他服刑回國後，兩年沒有工作，整日唉聲嘆氣，一天抽5包煙，最後因肺癌去世。方勵說，他們獲得的經田茂在香港軍事法庭的庭審紀錄顯示，經田茂曾拒絕將戰俘封在底倉，也想過把自己綁在船上一起沉沒。

「所有人都是戰爭的犧牲品。」在方勵看來，這是一生中做過最重要的事。重現這段歷史「就像一場接力跑」：20年前英國歷史學者托尼·班納姆寫下《里斯本丸沉沒：英國被遺忘的戰時悲劇》，用文字開啟第一棒，而方勵記錄了戰爭背後的人性故事並呈現出來，「現在我要把第三棒交給觀眾，希望大家一起發聲，讓這個幾乎「沉沒」的故事能夠被世界聽到。」英國記者曾問方勵，關於「里斯本丸」沉沒的故事，為什麼要由中國人來講述？方勵說，這是發生在中國家門口的事件，先輩是見證者、參與者、救助者，所以這段歷史應該由中國人來講述，「30° 13' 44.42"N, 122° 45' 31.14"E，歷史會永遠記住這個坐標。」

## 中國漁民勇救盟軍戰俘事跡 與港淵源深

# 《里斯本丸沉沒》導演：冀讓香港觀眾產生共鳴

### 「里斯本丸」事件

#### 話你知

1941年底，日軍佔據香港。次年9月底，載着1816名盟軍戰俘的日本運輸船「里斯本丸」由日艦護送從香港前往日本，但由於日軍違反《日內瓦公約》，未在船上懸掛任何運送戰俘的旗幟或標誌，途經浙江舟山東極島海域時，被美軍潛艇發魚雷擊中沉沒。

為防止戰俘逃跑，日軍棄船時釘死艙門，後來更射殺破艙逃生的戰俘。危急關頭，附近海島上200多名中國漁民划着舢舨出入於槍林彈雨中，成功營救了384位盟軍戰俘。中國漁民的出現，讓日軍的暴行有了目擊者，顧慮之下，他們逐漸停止射擊。遺憾的是，還有828人長眠海底。次日，日軍掃蕩漁村，除了3名戰俘在漁民保護下倖逃脫外，其他戰俘被統一帶往日本的集中營。而正是因為這3名抵達重慶的盟軍戰俘的敘述，「里斯本丸」沉沒前後的故事，才被公之於眾。



「里斯本丸」傾斜沉沒的歷史照片。



「里斯本丸」上盟軍戰俘後代與當年參與營救的林阿根老人親切握手。



方勵(右)與當年參與營救盟軍戰俘的中國漁民林阿根(中)。

《里斯本丸沉沒》其中一張海報重現了當年中國漁民營救盟軍戰俘的場面。



## 尋訪戰爭愛情故事 香港是繞不開的坐標

### 傾城之戀

提及「里斯本丸」沉沒，香港是一個繞不開的歷史坐標。不僅因為這段歷史與香港密切相關，更因為那些由此而發生的生離死別。

為了完成這部電影，方勵在香港約見托尼·班納姆，並邀請其擔任歷史顧問。此後，他還多次來港拜訪香港或者在港的相關歷史學家，找到了「里斯本丸」遇難者完整名單和眾多珍貴史料等，並走訪了九龍炮台、筲箕灣炮台、深水埗戰俘營、赤柱公墓等地。

方勵還打聽到英國士兵約翰·韋弗與中國姑娘「Leung Sou Kam」的



中國姑娘梁秀金與英國士兵約翰·韋弗的存世照片。

愛情故事。當年兩人在港相遇相愛，克服障礙結婚，卻因戰爭而分離。幾年後接到約翰遇難的消息，她將撫恤金留給了約翰的家人。多年來約翰的家人一直在尋找她，卻苦無結果。

電影上映後，透過媒體的力量，這位中國姑娘的身份終於揭開：她的真名叫「梁秀金」，在得知約翰死訊後回到廈門，結婚生子，直到1997年去世。「她的後人和約翰的親人在中秋節通話互致祝福，當年的戰爭摧毀了這對戀人的愛情，今天我們用電影又把他們的親人連接起來。」

方勵還透露了一些未在影片中呈現的細節。一位中間名叫「美玲」的女士專門從加拿大飛來受訪，「她父親愛上一個香港姑娘，卻因戰爭未能成眷屬，於是用那個香港姑娘的名字給她取名。」一位96歲的老奶奶讓孫子多次聯繫方勵，「她撤離香港時只有14歲，父親在「里斯本丸」上遇難，特別想跟我們傾訴對爸爸的思念和對香港的回憶。」

## 冀建數字紀念館 留存珍貴史料

### 傳承記憶

方勵和團隊最初遇到的難題是「尋找」——尋找親歷者和其後人、尋找被「淹沒」的史料。

「我們開始只找到十幾個相關人士，我不甘心，就自費在英國主流媒體上打廣告。」最終，方勵找到380多位盟軍戰俘後代，面對面採訪了130多人，收集到上萬張歷史照片。「里斯本丸」最後兩位在世的倖存者——丹尼斯·莫利與威廉·班尼菲爾德通過口述，為還原歷史提供了微觀視角；而後人轉述、口述錄音、日記、文獻、相片、庭審記錄、航海日誌等，如同歷史的碎片，逐漸拼湊出事件全貌。

面對大量「編劇都寫不出來的故事」，方勵又

遇到了新難題：如何架構這部影片？他試圖以更多元的視角去追問歷史，講述一個跨越民族與時空、能引發人類共有情感體驗的故事。

方勵工作室裏一塊巨大的黑板上鋪滿了各種故事，比如家裏只有空墳的、有愛情故事的、兒女無盡

等待的、患上戰後創傷應激障礙的，「分好大類後就開始選取素材，從20個小時縮到4、5個小時，根據我們的感受慢慢往下「扔」，有的要逼到最後1分鐘才能下決定。」

影片中所用到的素材，其實只佔到總量約兩成，因此方勵決定要做一個「里斯本丸」事件的數字紀念館，把這些珍貴素材呈現出來。「當年有240個家庭願意接受採訪，但還沒採到一半，素材量就已經足以講好這個故事了。」為了搶時間，方勵一邊開始電影製作，一邊招募當地留學生以完成其他家庭的採訪。如今，已經負債累累的方勵希望能有更多人加入進來，完成數字紀念館的構想。



方勵團隊在英國主流媒體上刊登的廣告。